

書叢小科百

爾 琪 魏

著存蟄施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小科百

爾

琪

魏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初版

張

百  
科  
叢  
書

魏 琪 爾 一 冊

(92114)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施 蟄 存

主 編 兼 發 行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

# 目錄

|      |       |    |
|------|-------|----|
| 第一章  | 緒言    | 一  |
| 第二章  | 生平    | 九  |
| 第三章  | 牧歌    | 二六 |
| 第四章  | 田功詩   | 三六 |
| 第五章  | 史詩伊尼特 | 四七 |
| 第六章  | 結論    | 五九 |
| 參考書目 |       | 六五 |

# 魏琪爾

## 第一章 緒言

羅馬文學，在西洋文學裏，是與希臘文學並稱爲古典文學的。從事於文藝的人，總奉爲楷模，推崇之，讚嘆之，至今不衰。但是希臘羅馬兩國的文學，正如兩國的國民性一樣，是根本有着差異的。我們知道希臘是一個尙美的國家，而羅馬是一個崇實的國家，在文藝上，也有着這種差別。我們總觀希臘文學，頗多映麗瑰豔之作；而羅馬文學中，卻祇有一種樸茂端凝的氣息。所以，研究羅馬文學而要想尋求一種詞藻繽紛的作品，如希臘荷馬（Homer）之史詩，莎馥（Sappho）之豔歌，那是即使勉強舉出魏琪爾（Vergilius）和奧維特（Ovidius）的作品來，事實上也萬難與之頡頏的。這是由於兩國人民生活環境之不同，性格之差異，以致如此。並不是羅馬人的才氣不及希臘人也。

但羅馬文學，卻是從希臘文學中孳乳出來的。在西西里戰爭（Sicilian War）告終之際，有一個希臘答朗登（Tarentum）人，名字叫做安特羅尼克思（Andronicus）者，被俘於一個羅馬人李維烏思（Livius）家爲奴隸。李氏因爲知道他懂得學問，憐而爲之脫去奴籍，并且叫自己底子弟從他讀書。於是他遂承祧兩姓，叫做李維烏思、安特羅尼克思。其時羅馬國基初定，未遑文治；稚子所雜誦，惟有十二銅牌大憲章，及少許的俚詞雜曲而已。安特羅尼克思遂以荷馬之史詩與德賽（Odyssey）譯爲拉丁文，授與塾童，作爲課本；年長的學生，則授以希臘悲喜劇的譯文。於是一紙傳鈔，家弦戶誦，希臘文學之勢力，至此遂深入於羅馬。以後作家輩出，篇帙漸富，羅馬文學得以逐漸發達。溯其源流，安特羅尼克思的事業實有大功。詩人賀拉思（Horatius）曾說：『佔優勝者羅馬，實爲希臘文化所佔勝。』確也。

羅馬文學，直至凱撒（Julius Caesar）時代，所繁盛者，還祇有戲劇和散文。因爲那時政體共和，學者都想在政治上有所樹立，所以多研究治術，發爲文章，將以致用。直到奧古斯德大帝時代，詩歌作者紛起，羅馬文學於是展開爲一個光華燦爛的局面，詩人魏琪爾便在這時候寫成了他的名

篇，永爲羅馬詩聖。後世甚至稱此時期爲黃金時代，亦可想見其盛況了。

所謂奧古斯德時代，在文學史上，是和在政治的歷史上有一些不同的。歷史上所謂奧古斯德時代，是指從阿克興（Actium）戰爭的那一年（西元前三十一年）到奧古斯德大帝崩駕的那一年（西元後十四年）的一段時期；而在文學史上，爲便利起見，普通總是指從凱撒之死（西元前四十四年）到詩人李費和奧維特之死的那一年，即提比留斯王即位後第三年（西元後十七年）這一段時期。

這六十年間的奧古斯德時代，實在是羅馬文學大活動的一時期，尤其是在詩歌的建設這方面。阿克興戰爭，結束了蘇拉一世紀的曠古未有的革命，政變，戰爭，財產的籍沒，徒流和虐殺。而奧古斯德大帝的勝利卻是獲得了一世紀的和平，寧靜及富饒。那時全國的人，正如史家泰雪都思所說，都已精神衰疲，財力耗竭，在渴望和平中一致同意於帝國之建立。詩人如魏琪爾，賀拉思，蒲路思，普路卑，諦烏思諸人，或則生當離亂，屢經兵燹，因之廬舍無存，漂流失所；或則曾身親戰役，目擊沙場苦難，爲之心肝摧阻。一旦奧古斯德大帝能奠平宇內，使人民都過一種安逸愉快的生活，於是詩人

們發爲短咏長謠，都不免興會颺舉，有一種歌頌承平，讚美繁華的傾向。而人民也當然覺得有偃武修文的必要，於是文藝之在羅馬，便在這個時代，絢爛地達到了最高點。

但是，這裏我們可以分開來研究一下，使羅馬文學特別發達的這時期內的幾種影響。第一，當然是要說到這時期的詩人的物質生活。羅馬在共和時代的末年，以及帝國時代的初年，因爲商業和侵略的關係，已經積聚成一個很富的國家。但是這種財富的分配，卻是極不公平的，祇有少數貴族方才有染指於這些財富的可能。所以國家雖富，而平民還是很貧困。到了帝國時代，奧古斯德和他的臣下，都很懂得與其把這些財富花去裝飾自己底別院離宮，倒不如花在偉大的公共事業上，所以奧古斯德生平的重建神廟的政策，實在除了宗教的作用外，還頗有着一種藝術的和政治的作用。他要人民自驕於羅馬城外觀的宏麗，正如卑列格爾（Pericles）之要他的人民自驕於雅典城的宏麗一樣。

而奧古斯德大帝這樣的施捨之最持久的遺留物，比他的莊嚴的神廟及劇場更持久的，卻是魏琪爾和賀拉思的詩歌。因爲這震驚一世的皇帝的優禮，魏琪爾才能專心致力，在岡巴尼亞的美

景中，費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不休不輟，完成了他的兩種傑作。賀拉思也是靠了梅賽那思（Meceenas）的蔭護，得以告終了他底辛苦的漂泊生涯，而整天地優遊於莎蘋山中，或普萊納山的清冷的空氣中，或陽光和煦的貝伊河濱，搜尋他的靈感與詩料。即以這兩個詩人而論，如果沒有享受這種舒適的物質生活的幸福，恐怕也不會有這樣的盛名享受到如今吧。

其次，因為這時代的詩人都能夠過着一種舒適的物質生活，並無衣食之累，由此，我們還可以推論出這個時代的詩歌是很受了些庇護制（patronage）的影響的，原來早年的共和時代的詩人，大多數不是羅馬人，而且多是些地位較卑的人。他們憑着他們的名譽，偶爾能夠結識幾個大族，而大部分還是須要獲得民衆的歡迎，方才可以算真正的成功的。到了後來，共和時代的末年，那時的詩人，差不多自己就是出身於貴族的，或則至少也是貴族們的好朋友。他們的寫詩完全爲了娛樂自己或同等的朋友，所以他們所遺留下來的作品，都是給上流社會看的。而在奧古斯德時代，則詩人都是生於意大利的鄉村或小城裏的，而且其中最出名的兩個詩人又是誕生於一個很低微的人家的。但是他們過了青年之後，卻都與這時候的大人物有了很深密的交誼，於是這些大人物

對於他們的底護，遂給予他們以相當的運命及地位。

在當時的許多文學的底護人中間，最著名的恐怕要推到梅賽那思了。他實在是當時許多詩人的大施主。魏琪爾，伐理烏思（Varius），賀拉思等詩人都聚集在他門下。至今，在這些人的傑作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對於他的許多贈獻之作，譬如在魏琪爾的田功詩中，賀拉思短歌的前三卷中，就可以舉出許多名句來。梅賽那思是奧古斯德最信任的大臣，但也是最淹博的文學欣賞家。他的欣賞文學，並不自限於狹小的一己的好惡，所以當時的詩人都萬派朝宗地歸順於他了。但是，對於文學的底護，或者竟可以說奧古斯德大帝自己底恩惠更爲重要些。因爲奧古斯德大帝不僅是一個天賦的偉人，實在也曾受過很高的教育的。他是個有力量的演說家，又是一個老練的著作家。他曾試寫過詩歌，有過些散文著述。所以對於那些著名的詩人如賀拉思，魏琪爾者，他都很高興地接受他們，列入他底好友之中。但是，奧古斯德有一個脾氣，如果他是做了一個寬大的底護人，他同時也能做一個嚴刻的主人。於是，文學也正和一切別的事情一般，須得服從他的命令，順他的意志，而吻合於他的政治。爲了他的緣故，所以大部分的詩人，在藝術上和思想上就受了不少的影響了。而

迦路思 (Gallus), 奧維特等詩人之拂逆他的志願及侮辱他的尊嚴，雖然有他們昔日之榮名與交誼，終於不能見恕，即此可想見了。

以上所說的，便是造成奧古斯德時代文學的兩種主要勢力。但是，這裏我們還得先研究一下，爲什麼在奧古斯德時代，特別熱心於詩歌呢？羅馬人的天才是更適宜於演說辭，歷史和教訓的說明文。在凱撒時代，這些散文文學已經臻於完善的境地；而到了奧古斯德時代，我們所能得到的散文作品卻祇有一部李費的歷史，況且這還是這時代的末年的成績。這裏似乎須要有一個解釋吧。原來羅馬演說之忽然衰歇，乃是爲了政治生活驟然衰歇之故。公衆的演說不能像二世紀以來那樣地在社會上佔大勢力，於是便沒有人留心於此道了。至於哲學的或歷史的文章，也很受些厄運。在奧古斯德的帝國裏，是很厭惡人家玄祕地思索和考究什麼事物原始的。這個新的時代，所要求的是安靜，是逃避煩慮，逃避思想之紛擾。所以，在這樣的政治勢力之下，有人要寫作，或甚至出版一本公正的史書，是絕對不可能的。保利哇 (Asinius Pollio) 的大著終於沒有完成，即是此故。

這正如一個法國著作家季耐 (E. Quinet) 所說的：『詩歌是在苛政之下最後衰殘的一種

文學形式』。所以這時大家都自然而然趨向於詩歌了。起先，羅馬文學向不注意於此。到了這時候，其驟然發達起來，斐然可誦，也遂成爲當然的現象。魏琪爾承受了奧古斯德的恩寵，秉其天才與學力，乘時有作；伊尼特十二卷，諛頌奧古斯德的天潢華胄，贊美羅馬之民風，益以咏嘆鄉邦之景物，儼然成爲羅馬國民之史詩。朝野歡迎，交相延譽，推其詩爲傑作，奉其人爲詩聖；直到如今，距魏琪爾之生，二千年矣，事文學者，還忘不了他，要紀念他，豈不盛哉！

## 第二章 生平

要知道一個古代著作家的身世，我們現在總祇有兩種方法：一是從他們自己底著作中去搜索東鱗西爪地顯露着的材料；一是從同時代的這個著作家的朋友的著述中去搜尋關於他的記載。如果有傳記，那就更好了。但是，前項的辦法，也有靠不住的。卽如在賀拉思的著作中，我們差不多可以揣知他全部的生活；而在路克列諦思（Lucretius）的著作中，除了他與曼迷曷思（Memmius）的關係之外，別的生活狀況卻一點也找不到。至於後項辦法，如果不能有整篇的傳記保留到現在而未失佚，實在也是很瑣碎的。所以有許多古代著作家的生活，即使費了幾世紀學者的研求探討，終於祇能使我們斷片地得知一個大略，這真是不幸的事。

關於魏琪爾的生平，因為他是這樣一個重要的一個羅馬詩人，所以研究的材料比較的多些。但是，能夠保留到現在而使我們認為重要的參考物者，除了他自己的著作之外，祇有賀拉思的許

多詩篇，兩篇散文的魏琪爾小傳：一篇是一世紀時，一個名叫普洛蒲思（Valerius Probus）的文法家撰的；另一篇比較的長而重要，是一個四世紀時的文法家，名叫陀那安思（Donatus）的人撰的。此外還有一篇是用六音步詩體做的韻文魏爾琪傳，係一個名叫福喀思（Phocas）的文法家的手筆，此詩一大半是敘述詩人魏琪爾誕生時種種奇怪的朕兆，率近誕妄，不足取也。現在我們所知道的這個拉丁詩人的傳記，就是幾世紀以來的學者，從以上所舉諸書及散見於其他古籍中的零星材料，勉強整理出來的。

魏琪爾的全名是 Publius Vergilius Mars，生於公元前七十年十月十五日。這一年，在羅馬的政治上，正是平民領袖彭貝（Pompey）出任執政官的那一年。羅馬人對於自己和朋友的生日，一向是很虔敬地慶祝的，所以，後來對於這個國家的詩人魏琪爾的生日，羅馬人竟當作是一個重要的節日。魏琪爾誕生的一年，又正是許多奧古斯德時代的名人紛紛誕生的十年間的第一年。魏琪爾比保利哇和伐理烏思稍微年輕些；但比迦路思（Gallus），阿格利邊（Agrippa），賀拉思和奧古斯德大帝等人卻年長些。這些人都在青年時代，就達到了他們的榮譽的崇高的地位，

在文學上或政治上；而魏琪爾之出名，卻比較起來，年晚得多了。

他的誕生地是在曼都亞（Mantua）鄰近的安岱思（Andes）村落中，但是這安岱思村落究竟是在什麼地方，現在卻不知道了。雖然從但丁（Dante）時代以來，就有着一種傳說，以為在敏雀河（Mincio）下游，距曼都亞約三哩路的那個彼都拉（Pietola）村就是。但這也不過是因爲在普洛浦思所作的魏琪爾傳中，曾把安岱思敘述爲一個鄉村，而且說是距離曼都亞約三里許，可是安岱思這個地名普通總被稱作『村落』的，可見一定包含着許多鄉村，而決不是一個鄉村的名字。所以，將曼都亞鄰近的許多地方認爲是安岱思的傳說，全沒有一點真實性的。

魏琪爾的早年所最習熟的特殊景色，要算是那敏雀河的青蒼的兩岸及其平靜的波流了。這是在他的牧歌及田功詩中，有好幾節文字用熱情的回憶吟咏着的。但是，這樣的詩人的家鄉，從波河以北的地方，直經公元前四十九年，當魏琪爾二十一歲之際，才得享受到全部的羅馬公民權。因此，這個早期帝國的國家詩人，也正如共和時代的國家詩人們一樣，爲了民族的關係不能算是一個國民。這裏，我們要疑心到魏琪爾的出身，究竟是不是屬於純粹的意大利系了。在他的史詩伊

尼特第十卷第二百零四行中，他說曼都亞地方的人是屬於妥司甘系的；但是我們知道在波河以北的這種哀脫路里族人（Etruscan）早已在高盧人佔據之前避地他遷了。雖然羅馬佔領之後，在波河之北曾置有許多重要的殖民；但是在波河和阿爾卑斯山之間的大族卻是凱爾脫人（Celtic race），雖然他們久已在生活態度及文化這方面同化於純粹的意大利族。宙斯著凱爾脫文法書，在別的高盧人名中，認識了一個凱爾脫語根，研究起來，在魏琪爾的名字 Vergilius 中，疑亦即 Virgo, Virga 及 Vergiliae 諸字之語根。故今之學者，因魏琪爾有憂鬱，對於不可見之世界之神祕的探索，熱烈的愛諸種凱爾脫氣質，僉認其藝術及天才爲源於凱爾脫而教化於拉丁文化者，亦非無稽之論也。

奧古斯德時代的羅馬文學家，非但其誕生的地域比前代廣闊，而且文學家的社會階級也和前代不同。在共和國末年的演說家，歷史家和詩人，大多是羅馬或意大利望族中的人物。他們不是自身爲執政者，就是和執政者有着密切的交誼。而這奧古斯德時代的兩個大詩人的運命，卻證明了這時期的社會階級已不能限止一個出身卑微的人上躋於榮顯。魏琪爾和賀拉思的父親都是

勤勤懇懇，終年勞作，而能夠聚積錢財，在本鄉購置一個小農場的鄉下人。魏琪爾的父親，實在還不如賀拉思的父親，因為他還沒有脫離一個替人服役的地位。他據說是一個馬奇烏思（Magius）的僱工。（這馬奇烏思，據一種記載說是一個陶器師；但據另一記載說乃是一個差役。）因為他的勤勞被主人中意了，於是他遂得娶主人之女兒為妻，魏琪爾的母親名叫馬奇亞·波嫩（Magia Polla）。他的父親，據說是在別種農作之外，還全靠了養蜂以增加他的資產的。在田功詩中，魏琪爾曾很詳備地敘述了這種農事，所以這個說數想必不是無稽的。

魏琪爾正如賀拉思一樣，運氣的是有着慈愛的、有見識的父親。雖然自己是出身卑微的農人，但很能看出他們的兒子是可以受世界上所有的高等教育的。所以在他父親的愛護之下，魏琪爾從小就企望着一種高尚的職業。在十二歲的那年，他被帶到克萊蒙那，這是一個很古的拉丁殖民地。他的父親好像是伴送了他同去的，正如賀拉思由他的父親伴送到羅馬去讀書一樣。在十六歲生日——這一天，據陀那妥思的記載，剛是詩人路克列諦思的死期，——魏琪爾才穿上了那件寬博的妥袈（Toga Virilis，羅馬人滿十四歲時所穿之衣）；差不多就在這時候，他到了米蘭城。